

图乐咖啡

一曲新声 赋玄鸟

湛蕾

7月12日晚,北京朝阳区民族音乐厅上演中央民族乐团“岁时·引·夏”系列之“指上弹夏”弹拨乐专场。整场音乐会由九首曲目组成,其中有经典传统民乐曲目,也有民族器乐对西方作曲家作品的改编演绎。音乐会由乐团演奏家董晓琳担任导赏,亲切又专业的讲解娓娓道来,演奏家们的精彩演奏获得了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音乐会上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新作筇篥与弹拨室内乐《殷墟三章·玄鸟》的首演。

这首作品由作曲家刘青创作。她是一位备受瞩目且成就斐然的湘籍女作曲家,担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前有机会多次现场聆听过她的作品,时常感慨她的创作活力、打磨出好作品的韧性以及作品艺术性的高度。当我拿到音乐会节目单时,“首演”二字立马吸引住了我的眼球。原本《殷墟三章·玄鸟》安排在第二首,紧随开篇《弹拨室内乐二首》,后调整至倒数第二首压轴登场,更增添了我的几分期待。

担纲《殷墟三章·玄鸟》筇篥主奏的是演奏家吴琳,演奏家们上台,画面非常唯美。一架金碧辉煌的风首筇篥立于舞台中央,吴琳身着一袭华丽飘逸、蓝白浸染效果的天蓝色礼服登场,一头黑色长发搭配头顶的古风发髻,演奏家与风首筇篥相得益彰,十分贴合作品“玄鸟”的主题意象,其他乐器如琵琶、柳琴、阮、马林巴、大提琴等依次分布开来。未闻其声,这些巧思已经获得了来自观众席的声声赞叹。

乐曲伊始,陶埙的音色瞬间把人带入殷墟古风背景之中,这个率先映入耳际的音色奠定了作品的文化与时代基调。随后筇篥与中阮、大阮、琵琶等弹拨乐器在低音区开始逐渐亮相。这样一支以擅长点状表达为突出特点的弹拨室内乐队在作曲家笔下,难得在开场即呈现出了一种长气息的连贯之美,非常抓人。随后演奏家吴琳展现出轮指、刮奏、揉弦、压颤的精湛演绎,将作曲家作品所需要的筇篥清冷、晶莹、圆润、缥缈的音色进行表达,通过点与线、节奏、音区、调式、调性等方面的对比,与弹拨室内乐队的各乐器之间充分交流对话,演出渐入佳境。

在不时贯穿的埙的古风音色衬托下,筇篥不断奏出向上的清脆七度音,空灵剔透的音色让玄鸟意象在音乐厅现场观众面前具象可感。全曲弱起弱收,演出时长近十分钟。我的脑海里回想起了唐代诗人李贺在《李凭箜篌引》中对于唐代宫廷箜篌演奏家李凭演奏的描述:“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箜篌真是《殷墟三章·玄鸟》主奏乐器的不二之选,这体现出作曲家刘青对于乐器形制、音色的敏锐感知。

导赏董晓琳介绍,作曲家刘青的创作灵感源于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的馆藏玄鸟青铜文物。据《诗经·商颂·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商朝的天命图腾与文化象征。作曲家刘青和演奏家们以艺术创作的方式对“玄鸟”这一主题意象进行了他们的创意表达与演绎,这是作曲家长期关注中国历史文化与民族器乐创作的体现。刘青的父亲刘毓麟是一位杰出的民族器乐指挥家,她从小耳濡目染,积淀深厚。在如今博物馆热、传统文化热、文物IP热、文创销售热、文物文艺创作热的环境中,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作曲家能贡献出更多这类“让文物活起来”的主题音乐创作。这不仅能够获得大众喜爱,也能丰富中国民族器乐专业创作曲目录,增添时代之声。

影视观察



《魔方小姐》海报。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热爱是本能。继《过春天》后,导演白雪再次将镜头对准大时代里的平凡个体。《魔方小姐》以真实魔方奶奶赵文英为原型,借一枚流转万千色块的魔方,让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部讲述老年追梦的热血影片,更藏着对人生与生命价值的思辨。

图苑摄影

长沙有老龙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瀚璐

到长沙城南拜访老龙,要费点工夫。喧闹的写字楼之上,穿过忙碌的办公区,一间名为“废纸斋”的工作室藏在僻静之处。

72岁的龙育群摘下毛笔,指节上还留着淡淡墨痕。他眼角爬满深深的褶子,笑得随和,顺手递来一杯茶:“叫我老龙就行。”

龙育群是出版界资深编审、全国优秀编辑,也是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获得者。半生出版生涯,他策划过许多好书,捧回许多沉甸甸的奖项。

到了退休年纪,他轻轻关上荣誉的门。过往成绩,老龙很少再提。过去了,就让它过去。

如今,他的生活很简单,只专心两件事:摄影和书法。

不扫街,不摄影

老龙玩摄影,是被朋友“怂恿”出来的。“我以前是个音乐发烧友。”早些年,老龙一门心思追求极致音质,痴迷于升级音响。2009年,朋友一句话点醒了他:“你玩音响,玩到最后就只剩听个响,什么都留不下。”

他没多犹豫,变卖部分音响设备,换了相机。相机到手,他没有急着拆箱,反倒先抱回一本砖头厚的《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教材》,闭门“啃”了整整半个月。把光圈、快门、光影、构图等底层逻辑吃透,他才端着相机出了门。遇上同好交流,不少拍了多年的老摄友们很惊讶,一个新手,怎么把原理讲得如此通透。

起初,老龙也追过绚烂风光大片,扛着“长枪短炮”跋山涉水,等日出、追云海。可拍得越久,他越觉得画面里少了什么。

他想起早年读李泽厚《美的历程》时,书中有句“美是意味的形式。”

摄影到底是什么?兜兜转转,老龙认定,所有创作最终都要落在“形式”之上,再借由精准的形式传递出内在的意味。

他只留下28mm、35mm两支人文焦段的镜头,手持简单设备,穿梭在长沙老街巷里,镜头对准真实鲜活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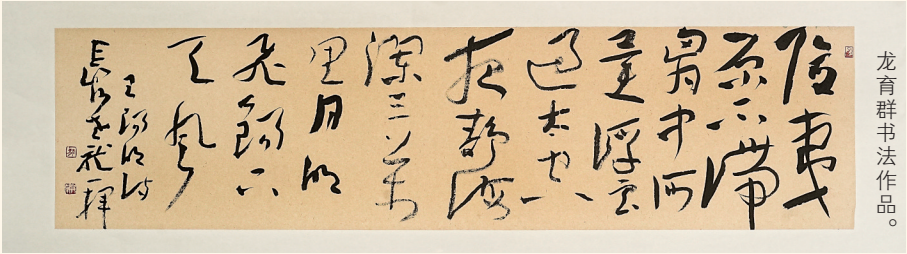
烟火气里的反差、留白与真实,是他寻了很久的“有意味的形式”。

浦沅立交桥下的理发摊,是他偏爱的题材。简陋逼仄的桥下小摊,老旧的木质镜框映照出理发师与顾客的倒影。多层框架不断压缩、包裹市井空间,让观者隔着旧物旁观一段缓慢流动的日常生活。他以克制、安静的镜头留住这一幕,用黑白、框景、慢镜头式的三联构图,安静收藏城市烟火。

老龙为我们展示了他在铜官拍摄的一张废弃烟田。有人打卡便走,有人轻叹而过,有人纠结着拆与不拆。老龙绕着废墟来回踱步,像个游荡者,一点点辨认岁月刻痕。铁栅栏把烟田团团围住,他找遍四周都没有拍摄角度,最终在锈蚀铁门的缝隙中取景。照片里,近处的人工栏杆、远处的铁门缝隙、深处沧桑伫立的老烟田,像一句工业文明的墓志铭。

如果说布列松式的摄影师是街头猎人,靠直觉在现实里捕捉瞬间,老龙更像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带着疏离、清醒与沉思的目光,在日常的烟火里辨认历史的痕迹。

“不扫街,不摄影。”老龙把扫街当作积累感知的蓄水池。零散的市井场景,都会被他放进历史、情感与时代的框架里重新解读。他习



龙育群书法作品。

惯用高反差的黑白创作,去掉色彩干扰,剥离表层装饰,专注呈现人的生存状态、城市空间的虚实对比。

在废纸堆里写字

老龙的书房,有个朴素的名字:废纸斋。年轻时的他有些书法天赋。在武汉大学读哲学专业时,一次全校书法竞赛,他竟与书法专业优秀学生并列第一。此后因工作繁忙,他歇笔近三十年。

2011年,他几乎从零开始重拾书法。苦练半年,自觉笔下已有模样,他带着作品去请教金石大师李立。

老先生对着作品端详良久,最后只吐出几个字:“功夫还不够。”

像一盆冷水,浇醒了老龙。他不再多言,默默离开。

尔后,他开始了几近疯狂的方式苦练基本功。

他从大字入手,坚持站立书写,常常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写废的宣纸攒了厚厚一层,堆得书房几乎无处落脚,他索性便将书房定名“废纸斋”,戏言要“废纸千求一字”。

有时半夜醒来,他也会起身写上几笔。这些“霸蛮”与发狠,旁人看不见,落在纸上却十分清晰。

哲学家邓晓芒曾在《读三个湖南人的书法有感》中说,龙育群的字,一看就是湖南人写的。在他看来,老龙的字里,是湖南人的霸蛮精神与魏晋未泯的原始生命力相撞相融,鲜活映出一种湖南人的个性化生存方式。

老龙自己却看得很轻:“我就是玩书法。”这里的“玩”,不是嬉戏,而是为了回归本心。老龙说,书法的本质是“写心”。古人落笔,不是为了当书法家,而是记事、写信、抒情。“借着笔墨和古人交交心,读懂他们的心性,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老龙认为,书法传承,不是复刻古法的条条框框,而是接住笔墨里的人文风骨,写出自己的生命气象。

“书法得是活的,得到源头活水里去玩。”他口中的源头活水,不只是王羲之走过的路,更要走到王羲之的上游去。“王羲之有师父,师父前面还有源头。只有顺着源头往前走,才能走出自己的路。”

他的修习路径,沿着书法史的脉络反向推演,一步步溯源而上。从汉碑入手,打下朴拙厚重的底子;再上追秦汉简牍,找回书写本真的气息。打通碑、简、摩崖的气脉后,他再练

章草、小草、行书、楷书。之后,继续溯源,深入商周金文,从古老文字中汲取力量,让笔墨更添苍茫生气。

西冷印社集团顾问、书画鉴定家胡西林见其作,说“大字厚实拙朴,小字灵动有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届理事周用金观后直言:“让我发现了一座高山。”书画家君寿认为,他的书卷气和岁月感极浓。

72岁,正是天真的年纪

如今的老龙,活得愈发像个“顽童”,成了朋友圈里的“宝藏男孩”。

“人可以老,身体不能老,心态更不能老。”老龙微微自豪地说。

他的一天,从“对抗地心引力”开始。每天起床,他都会在单杠上悬挂两分半钟,再完成五个标准的引体向上。

“几年前在武汉,我看到哲学家邓晓芒随手做引体向上,深受触动。”那时的老龙连单杠悬挂十秒都吃力。不服输,他硬是一点点练到了如今的姿态。

保持身心年轻,是生活里的坚持;与同好相伴,则是他自在的快乐。

一到周末,“废纸斋”便格外热闹。老龙有一群“学生”,无论长幼,因笔墨相聚。老龙耐心教大家写字,到了暑假,还会和大家一起“放假”,自在又随性。

去年年初,“见龙在田——龙育群师生书法展”开展,近30位作者,有稚嫩孩童,也有古稀老者。老龙希望大家有“每个人都可以玩书法”的兴致。同年7月,长沙专场拍卖,他的55幅作品全部成交,最高单幅拍出2.5万元。

名声随之而来,有人问他:“老龙,你如今也声名在外了,为什么落款不写本名,偏要署‘长沙老龙’?”

他淡淡一笑:“龙育群这三个字是给别人看的,‘长沙老龙’这四个字才是给自己玩的。”

出门扫街依旧是他的日常,揣着便携相机钻进街巷里弄,是他和城市保持对话的方式。线上,他也时常更新,分享创作感悟、生活点滴与思考。

有时是书法与美学探讨,理论严谨、思辨深入。有时是烟火气十足的摄影与日常随感。《哲学家不能玩摄影?》是他惯有的反思口吻,《我是坐免费公交回家的……》《咖啡馆有个小姑娘……》又满是对市井的鲜活观察。哲学思考,落在一饭一蔬、一街一景的日常里。

有人劝他把多年经验整理出书,他摆摆手拒绝。见过太多空泛无意义的出版物,他心疼被白白浪费的纸张,倒不如留在“废纸斋”,化作一遍又一遍的笔墨练习,来得实在。

老龙的世界,是分明的,又是混沌的。分明的是他对艺术的苛求,混沌的是他对世俗界限的打破。

他愿意和这群能一起“扯淡”、一起喝茶的老友混在一起,不愿应付那些“高高在上”却少点生活气息的应酬。“该扯淡就扯淡。”他说这话时,眉眼弯弯。

老龙不老,只是把日子活得更通透了些。

■方水土

12年前,我们湖南科技大学“传承的力量”非遗保护团队第一次走进泸溪县辰河高腔传习所。2026年,我们再次走进这里时,发现排练厅还是记忆里的样子,但当年采访过的传习所的演员们,有的调离、有的退休、有的甚至已经过世。

这次,我们拜访了三代辰河高腔接棒人,年近七旬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邓七枝,她的大弟子杨雅玲和关门弟子符玉婷。

1957年出生的邓七枝,初中毕业便进了县辰河戏剧团。初入行当的她并不喜爱高腔唱腔,但师父的话斩钉截铁:“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学不行。”一路学来,她慢慢听出了韵味:“越唱越觉得优雅,做家事时都要哼两句。”她师从向荣和陈依白,两位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高腔(辰河高腔)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老师教导下,她练就《目连救母》《大审白玉霜》等辰河高腔经典看家剧目,2018年获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采访邓七枝,绕不开一个她自己讲起来云淡风轻、听者却动容的细节。

排演《贺龙井畔采莲莲》期间,为赶录像送审冲刺省艺术节,年过六旬的她扛下主角,白天排戏,夜里背词,便血多日始终不肯就医。最终,因拗不过徒弟去做腹腔镜,拿到写着“癌变”的化验单时,她正赶送牢录像,随手把单子揣进兜里,转身回了排练厅:“别声张,继续排。”直到顺利送审,她才独自住院。出院没来得及休整,她又拖着消瘦的身子赴京展演。如今她仍在恢复期,大家一再劝她多歇,可只要身体允许,她还是闲不住。

辰河高腔,早融进了邓七枝的骨血里。

她始终忘不了师父向荣临终前的一幕。老人在病床上握着她的手:“我恐怕不行了,团里只有你带着辰河高腔传下去。你要挑起这副担子。”邓七枝说,从那以后,无论寒暑,她每天清晨都要到团里去。

邓七枝总说,辰河高腔最讲“规矩”,没有固定唱本,全靠口传心授:“谱子能谱出来,味道谱不出来。必须我唱一句,你跟一句。”从剧本到身段,每一步都卡得极严。“我这辈子在师父那里学到的,会毫无保留地全教出去——谁问我,我就教谁。”

这些年,泸溪把“非遗进校园”当作大事来抓。思源学校2015年成为全县首所非遗传承学校,办起第一个“娃娃班”;县职业中学2017年开办辰河高腔人才班。邓七枝和大弟子杨雅玲常年奔走于这些课堂之间。

杨雅玲2000年拜入邓七枝门下做学徒,2003年通过招聘考试正式进团,如今是花旦行当的州级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所副所长。既要登台唱戏,又要管行政、排剧目、带学生,身兼数职。邓七枝的关门弟子符玉婷也是职专班“八个人、七台戏”中的一员。因为在校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进团后上手很快。

说起徒弟,邓七枝笑言“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光思源学校就教过上百个孩子,加上职专班、团里陆续跟她学的,“团里没有一个人不叫我师父”。可谁能真正挑起大梁?她的语气沉了下来。“大徒弟杨雅玲她们几个——何芳、张勋,还有小徒弟符玉婷,能演上几部戏,大徒弟一旦放下,下面就接不上了。”这令她心忧。

我们向邓老师请教,能否用动画捕捉、三维建模与AI技术,将邓七枝的声腔与身段“数字化”,生成一个可反哺教学的“数字传人”,让年轻学子先跟着入门,再由传承人当面点拨。邓七枝当场翻出手机里的教学照片和唱腔视频,答应把素材整理出来,“你们年轻人有这个想法,就来试。”

临行前,望着邓老师的身影,心里只有一个愿望。七百年辰河高腔的传承之路,老一辈守着、中年一代扛着、年轻一代接着,愿这声在沅江畔唱了七百年的高腔,一直唱下去。



邓七枝(左)与符玉婷(右)。

作者供图

辰河悠悠一折戏

唐璜 金玉凡

白发逐梦,热爱无关年纪

代亮

故事开篇,昔日魔方才才吴有为深陷债务泥潭,只得前往养老院授课谋生,也在此与杨紫琼饰演的赵艳红“不打不相识”。赵艳红身上带着市井老人真实鲜活的烟火气,她说话直来直去、爱较真、偶尔耍小聪明,在养老院还帮老人违规代购酒水,初次与吴有为相遇便展露了自己的魔方才天赋。杨紫琼在塑造这个角色时,褪去以往好莱坞大片里凌厉强势的武打形象,精准拿捏了赵艳红逞强外壳下的细碎脆弱,让这个叛逆老太太跳出了励志符号的单薄框架。

魔方这一核心意象,贯穿全片始终。魔方竞技本是属于年轻人的极速赛场,极致比拼手速、脑力、瞬时反应,是大众认知里年轻化的运动。影片借魔方竞技,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地铺展戏剧张力。七旬老人赵艳红毅然闯入其中,这份极具戏剧张力的反差,顺理成章地成了她意外走红网络的缘由。

由此,影片借魔方搭建起两组互为映照、彼

此互补的人物关系,构筑起全片真挚的情感内核。第一组是赵艳红与落魄天才教练吴有为组成的错位师徒,颠覆了传统长者授业、少年求学的叙事模式。吴有为曾是风光无限的魔方世界冠军,如今居无定所,早已把纯粹热爱熬成糊口生计;暮年受骗、中风住进养老院的赵艳红,凭着不灭的锐气与执拗,将深陷低谷的吴有为拉出泥潭。赵艳红,也把一腔追梦的勇气转化为站上国际赛场的底气。

另一组横跨数十年的女性闺蜜支线。萨日娜饰演的淑珍,与赵艳红从少女相伴至白发,情同姐妹。淑珍拍下的视频让赵艳红意外走红;待到淑珍因病遗憾离世,赵艳红带着好友留给自己的魔方布包踏上国际赛场,道出影片关于离别与思念的内核:真挚的情谊不会被生死隔绝,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在我看来,导演白雪延续了《过春天》细腻克制、共情充沛的女性叙事。全篇没有刻意堆砌煽

情桥段,所有情绪暗流,尽数藏于生活化的细节之中,一众人物也随故事推进愈发立体鲜活。

难能可贵的是,《魔方小姐》没有美化、也没有过度煽情地描摹暮年追梦,而是坦然直面追梦背后所有现实痛点。衰老的身体难以承受高强度训练,走红后裹挟而来的流量名利,也让老人下意识过度干涉家人生活。这些矛盾不加修饰,尽数真实呈现。诸多影视作品里,中老年女性长期被局限在母亲、祖母、外婆等工具化配角定位上,赵艳红这一角色的珍贵之处,在于塑造出一个立体完整的女性形象。除去魔方逐梦这条主线,她也是有遗憾、有柔软、有执念、有私心的普通人;正是这般真实饱满的人物刻画,让“魔方小姐”赵艳红真正走进观众心底。

影片结尾并未设计一举夺冠、一蹴而就的完美圆满。当赵艳红从容地站上国际魔方赛场的那一刻,输赢和名次早已无关紧要。魔方蕴藏四千三百二十五亿亿种排列可能,人生亦是如此。